

張家銓計擒酒井隆

張家銓應考的天才

張家銓參加軍統局的工作，經過相當曲折，現在談起來，猶覺得趣味盎然。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張家銓參加中央軍校軍官班受訓，軍官班有學員一千七百多人，係調訓各部隊的青年軍官，予以六個月的訓練。十二月有一天，軍官班宣稱，張北分校即將成立，所需要的隊職官，由軍官班北方籍的學員中考試挑選，自由報名。張北在察哈爾的北部，距離敵人最近，在那裏訓練學生，多麼有意義。所以，這個消息一傳出來，報名的人非常踴躍，一共報了兩百多人，張家銓就是其中的一個。考試結果，祇錄取十人，也就是二十多個人裏面，才挑選一個。最後在馬標班本部舉行口試，由班主任桂永清和戴笠先生主持。他們兩位分坐在一張罩着白布桌單的長桌子的兩旁，應試的人坐在長桌子的一頭，第一個叫進去的是楊清植。

「我給你假設一個情況，看你怎樣處置。」問詢完畢他的家世和經歷以後，桂永清先生這樣問：「假定你在這間房屋裏，外面有一個人，正準備進來攻擊你，你應該怎樣處置？」

「我不知道該怎樣處置」。楊清植想了想回答。

「你不能等着人家進來打死你呀！總得有個對付的辦法才行。」桂永清又問。

「那還不簡單嗎？他進來，就同他打。」

「不好！你不要以為你的塊頭大，可以硬拼。萬一進來的人比你的力氣更大，你就未必打贏他，甚至他拿着手槍，不等你動手，已經先把你打倒了，應當有一個比較妥善的方法。最好是躲在門背後，等到敵人推開門，一隻腳剛踏進來，還沒有站穩，你乘其不備，一下把他打倒。」桂先生一邊說，一邊作示範表演。

第二名應試的就是張家銓，所假設的情況，和剛才問楊清植的一樣。他照着剛才桂永清所說的和示範的動作，依樣葫蘆，連說帶做，表演一番。他這樣不加思考，很正確，很熟練的回答，把兩位主考官弄得莫明其妙，非常驚奇，引起很大的懷疑。

「你回答的很好，你怎樣想到如此處置？這樣處置正確嗎？」戴先生問他。

「自然十分正確。至於怎樣知道如此處置，是照着桂主任的示範來做麼！」他這麼一說，把兩位主考官弄得更糊塗了，愣在那裏，下不了台。張家銓笑了笑，趕緊解釋：「剛才桂主任示範表演的時候，我從門縫偷看，看了個清楚，也聽了個清楚。」

「你真是特務天才！」戴先生非常高興，站起來同他握手，這樣稱贊他。因為他已經做了他們的工作

，他們却蒙在鼓裏。不過，張家銓聽不懂戴先生所說的特務天才。特務兩個字，還是第一次聽見呢。這一次口試，沒有淘汰一個人，十個人全部派司。有李元起、楊清植、王耀先、劉全一等。

午夜出發搜集情報

口試過後，一天夜裏十二點多鐘，睡得正甜，值星官叫他們起來，趕緊收拾東西，準備出發。一輛布篷汽車停在外面，他們匆匆忙忙上了汽車，布篷嚴密得連條縫兒都沒有，看不見外邊的一切景物。爲甚麼白天不出發，偏偏選在半夜三更？他們想不通。汽車行駛了一個鐘頭，好像已經出了南京城，停在一個鐵門的所在，才讓他們下汽車。張家銓看這地方很面熟，仔細一看，原來是香林寺，就在馬標後面。由馬標坐汽車到香林寺，不要五分鐘，爲甚麼要兜一個鐘頭圈子呢？這一切的一切，他覺得奇裡古怪，弄得頭昏眼花，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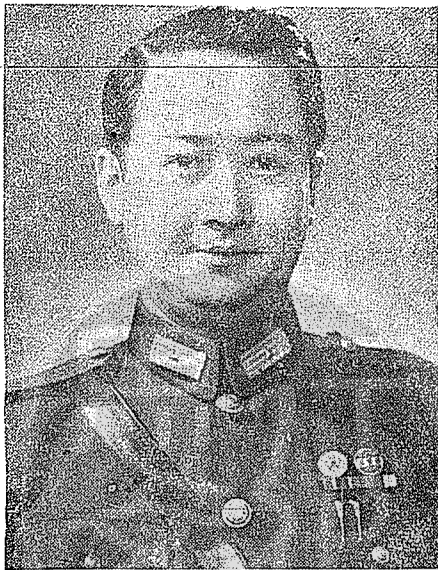
就在他們到達香林寺的那天夜裏，又來了十個人，是從政治班挑選來的，有褚大光、倪中立、趙斌成等。他們二十個人開始接受訓練，教官爲梁幹喬、鄭介民、余灑度、江雄風、徐爲彬。課目非常新鮮，他們從來沒有聽過。他們很奇怪，到張北分校當隊長，爲什麼要學這些東西？怕關起來，也不敢問一聲。訓練四十天，不准外出，不准通信，不准交頭接耳，不准彼此談話，動不動就要關人，氣氛非常恐怖，令人心驚胆怕，有幾個胆小的，眼看着一天比一天消瘦了。這就是最早的香林寺訓練班。訓練完畢，由江雄風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四〇

和徐爲彬率領，到達河北保定工作，要他們每天到火車站登記南來北往的火車，那一列車上有多少軍隊，甚麼番號，都得弄清楚。甚麼時候到達，甚麼時候開走，一分一秒不能錯，晚上做成報告。這時候他們才明白，那裏是要他們到張北分校當隊長，是要他們做特務工作，蒐集軍事情報。

他們工作了一段時間，彼此已經混熟，一切情形摸得很清楚，人多氣壯，不再害怕甚麼。他們開了一次祕密會議，一致決定，既然不是到張北分校，就有理由不幹，要求送返他們的原部隊，否則拿出怠工來抗議。徐爲彬奈何他們不得，戴先生親自到保定，召集他們訓話，戴先生說：「你們都是軍人，軍人以身許國，國難當頭，國家需要你們做甚麼，你們就得做甚麼。軍人以服從爲第一，那裏由得你們自己？在軍官班，兩百多人中間才挑選了十個人來，並不容易，去嗎？更難。老實告訴你們！從今以後，祇有好好工作，報效國家，不准再說甚麼，應遵守團體的紀律



抗戰勝利乘首架飛機隨第十一戰區前進指揮所抵平接洽受降時的情報官員張家銓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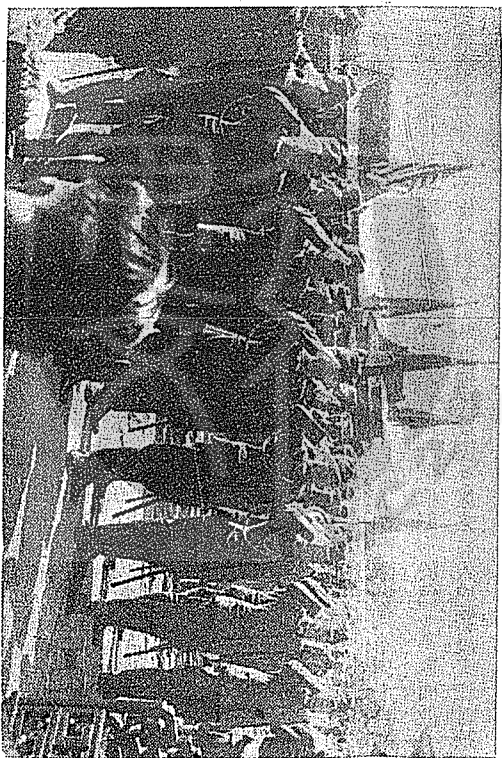
戴先生這一番大道理，把他們說得服服貼貼，再不敢說甚麼，更不敢調皮搗蛋了。在保定工作，實際等於實習，二十個人聚集在一起，無事也可生非，況且已經鬧過一次麻煩，於是，立刻把他們二十個人分散開，派往北平、天津、石家莊、邢台、唐山、榆關、綏遠、熱河。張家銓因為有特務天才，最幸運，派往天津，做王天木的書記，編寫報告。

誘擒酒井隆的經過

逮捕酒井隆，像大海裏撈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張家銓居然撈住啦！要明瞭張家銓怎樣能夠抓住酒井隆，得先從十一戰區前進指揮所說起。日本投降後，第十一戰區前進指揮所主任呂文偕同各組負責人施奎齡、丁履進、劉本厚、張家銓等乘飛機往北平，進行接收工作，準備受降。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官根本博率領少壯軍官二十多人，到飛機場迎接。當呂文偕走下飛機後，根本博趨前歡迎，伸出手來，準備同呂握手。呂文偕繃緊面孔，命令翻譯官告訴根本博：「本人奉陸軍總司令何上將的命令，不能同戰敗國的軍人握手。」當時根本博非常尷尬，日本少壯軍官則一個個怒形於色，不歡而散。呂文偕人很正直，就是帶點驕氣，對人情事故了解不够深刻，不知道通權達變。後來有人把劉漫天和言慧珠的浪漫諦克加到他的頭上，好久洗刷不清，就是吃了做人欠圓通的虧。

酒井隆是一個日本退役中將，替共產黨做工作已經很久。他憑藉資格老，暗中同許多日本軍人聯絡，根本博也很支持他。他打算在日本投降後，相機替共產黨拉一部分日本軍隊過去。最大的陰謀，想由根本

日軍投降代表根本博（左）率領全體
降將向我受降主官孫連仲行最敬禮。



博掩護共產黨的軍隊，佔領平津。本來共產黨晉冀察邊區就有許多部隊住在西山，直接威脅北平，情況岌岌可危。想不到前進指揮所又在飛機場演出那麼一幕極不愉快的事情，根本博不再理前進指揮所，日本少壯軍官中的激烈分子，提出同共產黨軍隊合作的主張，事態非常嚴重。

呂文貞一行下了飛機，住到北京飯店。張家銓還沒有安置妥當，就接到恐嚇電話，自稱是共產黨的司令員，要指揮所立即發給共產黨的部隊二百萬法幣和軍隊的給養，否則共產黨的軍隊就要在北平城裏自由行動。張家銓報告呂文貞，他又毫無辦法。北平城裏可能潛伏有很多共產黨，他了解共產黨那一套，吃硬不吃軟，絕不能示弱。在第二次電話裏，他告訴對方，要這麼多的錢，需要當面商討，約他來北京飯店一談。對方不敢裝撓，立刻答應，約定時間，張家銓在北京飯店客廳裏等着。到時候，那小子不敢露面，以後也沒有再來電話。這個故事說明北平的情形，嚴重到甚麼程度。

張家銓眼看前進指揮所要栽個大跟頭，萬一失敗，影響太大，不能不趕緊想法子補救。他知道根本博的參謀長渡邊很有力量，可以左右一切，要想改變這種情勢，祇有從渡邊身上下功夫。於是張家銓要僞北京憲兵司令黃南鵬來北京飯店談話，先詢問他對飛機場發生的事情，作何感想，繼而要他去向根本博解釋。黃南鵬知道日本少壯軍官反應很壞，他去向根本博解釋，不會發生作用。這個担子太沉重，他挑不起來。

「這樣好了！你去把渡邊渡約來，我同他談談。」這是張家銓本來的主意，先給黃南鵬出個難題，做不來，再換個容易的題目。

「這個我想可以辦得到，讓我試一試！」黃南鵬答應給張家銓找渡邊來談話，幾個鐘頭以後，黃南鵬果然帶着渡邊來到北京飯店。張家銓看見渡邊，先伸出手來同他握手。這樣一來，完全出乎渡邊意料以外，他以為張家銓和呂文貞一樣，一付戰勝國將軍的架子，現在同他握手，真有些受寵若驚。

巧妙對付日本降將

「我沒有來北平之前，就聽說你對中國老百姓很好。我們以前是敵對的，現在戰爭結束，放下武器，就成朋友了。你對中國老百姓好，我不能不表示謝意。」張家銓先給渡邊灌了一頓米湯，得體有力，把個渡邊高興的一再九十度鞠躬，表示不敢當。接着他又說：「飛機場發生的不愉快情形，不能怪我們呂主任，那是盟軍的規定，表面上不得不如此。你要知道，我們委員長已經宣佈『以德報怨』，我們對你們日本人，實際上絕不會苛刻的。你得勸勸你們司令官，要顧全大局，對於飛機場的事，不要在意。」

「別的事情我都願意盡力而為，惟有這件事情不好辦，我同我們司令官都對少壯軍官無可奈何。」渡邊好像很誠懇，並不是玩滑頭。

「你要知道！我現在是給你命令，必須去執行。我曾聽說過，德國軍隊向前走，走到海邊，沒有聽到立定口令，大家在原地踏腳，不再往前走。你們日本軍隊則不然，一直向前走，一個接一個掉到海裏。所以，日本軍人服從命令，全世界第一。我想信我交給你的任務，一定可以做得好。」

「好不好你同我們司令官親自談一談？」渡邊略微考慮以後，這樣發問。

「可以。不論同誰談，都可以。」張家銓毫不遲疑地說：「這樣吧！今天晚上我作東道，我請客，請你們司令官，請你們的少壯軍官，還有誰應該請，請你決定，地點就在北京飯店，你看怎麼樣？」

渡邊很高興地去邀請參加晚宴的人，這次宴會很成功。張家銓的風度很好，沒擺戰勝國將軍的架子。根本博來到，張家銓先伸手同他握手，挽回他在飛機場失去的面子，少壯軍人的憤怒消失了，他們喝了很多酒，對於這位中國青年將軍，佩服得五體投地，從此日本人才不再抵制前進指揮所。就在這個時候，張家銓和指揮所都接到中央的電報，命令逮捕酒井隆。酒井隆住在西山，有共產黨的軍隊保護着，逮捕？談何容易。幸好張家銓同根本博和渡邊



張家銓為誘捕酒井隆，特先召見渡邊前來談話。

渡已經建立了友誼，他們很信任他，可以設法，否則，簡直無法着手。

「我想和酒井隆談談，他對共產黨那一方面，知道的比較多一些，希望你替我約他來！」張家銓和渡邊說。

「不好辦，他不進城來，我又不能出城去，我們不碰頭，無法約他來談。」渡邊說的是實話，還是遁詞，張家銓無法確定。

「無論如何，你得想辦法。我想，假如你們司令官約他來，他一定會來。我祇想同他談談，多了解一些共產黨軍隊的情形，你信得過我，我才請你幫忙。」

「我去試試看，時間却無法確定。」渡邊答應去辦。

終於，張家銓得到渡邊的消息，已經約好酒井隆來看他。他們已移至迎賓館辦公，爲使氣氛輕鬆些，當根本博和渡邊陪着酒井隆來的時候，張家銓同呂文貞裝着下象棋，一直到他們走進客廳，才把棋子扔下，讓坐談天。

「你們兩位請先回去，我同酒井先生多談一會兒，談完，我的車子送他回去。」談過一陣子閒話，張家銓向根本博和渡邊說。他們兩個很不想離開，又不好意思不離開，躊躇了一會兒，最後還是先走了。等他兩個走開，立刻把酒井隆銄起來，送上早已準備好的飛機，送往南京。

戴將軍的政治藝術

抗戰勝利以後，戴將軍第一次去北平，張家銓陪同他拜訪過三個人，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將軍，北平警備總司令陳繼承將軍，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拜會前兩位，沒有攜帶甚麼東西，拜會李宗仁的時候，戴先生帶了四瓶威士忌，他告訴張家銓：「李德鄰做過軍校的校務委員（第六期畢業證書就是由校務委員發給的，具名的校務委員有七位，不過沒有他的名字。）是我的老師，必須帶點東西，表示敬意。」

「戴先生提着不好看，由我來提吧！」汽車開到懷仁堂，下車以後，戴先生兩手各提兩瓶洋酒，張家銓想接過來，代替他提。

「有甚麼不好看？你不懂，你先進去接頭。」戴先生不要張家銓替他提酒，還是自己提着，走進懷仁堂。

李宗仁聽到戴先生到了，立刻請進去，戴先生立正，規規矩矩鞠了個躬，然後才把四瓶酒放在桌子上，說道：「好久沒有看到老師，沒有帶甚麼東西，這四瓶酒是美國人送我的好酒，特意給老師拿來嘗嘗。」

戴先生的態度和言詞，十分親熱。從李宗仁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來，他是非常高興的。

「我這一次來北平，主要的是為肅奸。」戴先生坐定以後說：「按照規定，各地肅奸工作，由各戰區調查室主任負責，北平就是張家銓同志，以後還得請老師多加指教。」

「沒有問題，你需要人，還是需要錢，我都可以支持你。」李宗仁很高興地回答。

「人和錢都不需要，祇要老師給幾張封條就成了。」戴先生說。

「那還不簡單嗎？」

「不簡單，既然要行營出名查封，老師就得負責，我就不能不向老師報告清楚。」

「好的！以後你要我怎樣支持都成。」李宗仁說着，回頭看看張家銓，說道：「以後有甚麼困難，你可以來行營找他們各處的負責人，我會交代他們。」

戴先生和李宗仁這一次會談，氣氛非常好，輕鬆愉快。離開懷仁堂，戴先生在車上說：「家銓！你知道爲甚麼我要親自提四瓶酒，不讓你代替我提呢？因爲你提着，和我親自提着，分量差的很遠，這就是政治。你要知道，多少年來，李德鄰都是做反派的角色，最不忠於 委員長；而我又 是 委員長最親信的幹部，現在對他這樣恭敬，你想想看，他會有甚麼感想？我這樣做，在無形中會給 委員長減少許多困難和阻礙。我平常要我們同志『體念 領袖苦心』，就是指着這些地方。」

戴先生給張家銓上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一課，所得到的益處，勝讀萬卷書。有一次李宗仁在他的官邸宴客，張家銓也被邀參加。席間李宗仁拿出一瓶洋酒，說道：「這瓶酒是雨農特意從上海給我帶來的。」說話之間，顯露出非常得意的樣子，張家銓證實了戴先生所說的政治效力，多麼偉大。他也會運用戴先生傳授給他的政治方法，解決過許多困難而重要的問題，真是一句話終身受用不盡。

吉凶禍福幾個徵兆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月暈就是颶風的徵兆，礎潤就是下雨的徵兆。所以，徵兆不是迷信，是一種事情將要發生，先行顯現出來的現象。戴先生很注意徵兆，因為他的智慧比別人高，觀察銳敏，他能注意到別人疏忽和不注意的事情。對於任何事理，往往有先見之明，能防患於未然。他對中國的五行生剋也相當相信，他的八字缺水，所以，他的字要叫雨農，化名也喜歡用帶水的名字，如「金水」、如「江漢清」，用意就在補救他命中所缺的水。可是飛機失事起火，還是補救不了缺水的現象，你說奇怪不奇怪？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張家銓在軍統局本部奉命籌設華北區，他任區長。辦公兼住宿，都在羅家灣的一個小樓上。有一天中午，毛乃昌正在院子裏坐着，眼着一股龍捲風從東南方面颶來，直奔公度住的小樓，一眨眼，房傾屋塌。公度正在睡午睡，覺得地動山搖，睜眼一看，屋頂作倒人字形垮下來，他的牀鋪靠牆，剛好在空檔裏，沒有被壓住。外面看見屋頂垮下來，以為張區長一定壓死在裏面，趕緊叫來工人挖掘。掘開破磚爛瓦一看，張區長滿身灰塵，險像一個掘煤工人剛從煤窖裏出來的樣子，扮周倉不用化裝，人却很安全地躺在牀上。當天晚上，戴先生在漱廬請他吃晚飯，為他壓驚。戴先生說：「家銓！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吉兆，化險為夷，去舊佈新，象徵我們的華北工作，險境已過，從此會有新的發展。」果然，以後華北情報工作日漸好轉，正如戴先生所說的。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三月，戴先生最後一次到北平，他告訴張家銓：「今年運氣很不好，過年放鞭炮，賈金南燃不着，我自己去點，結果把手也炸傷了，這不是一種很不吉利的現象嗎？」

這一次在北平戴先生自己也感覺到心境不很寧靜，情緒很浮動。十三日離平飛天津以前，他要張家銓陪他到吉兆胡同去看鄭介民先生，說了許多話，他告訴介民先生，情報單位有多少公用財產，說得非常詳細。

「我不要再同你談這些，」介民先生說。

「不行，應當清楚這些，我絕對不能再幹了，準備出國，全部工作要你來負擔，怎麼能够不弄清楚這些呢？」戴先生很肯定的說。

「就是你真要出國，我也未必能担負起這個責任，還是不談好。」

「我們的全部財產，除了還債，還可以餘下很多。」戴先生不理介民先生打岔，繼續往下說：「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們抗敵死難同志遺族的生活問題。多少年來都爲這個問題想辦法。現在，一切都弄好了，就是國家不替我們負責，我們自己的財產也可以解決我們遺眷的生活問題了，我希望你留意這一件事情。」

戴先生念念不忘死難同志遺族的生活問題，上面這一段談話，明明是在交代後事，無異是留遺囑。有一天，介民先生同我們幾個工作同志閒話家常，他說：「戴先生一向不同人家談團體的經濟情形，也沒有

人去問過他。很奇怪，最後一次來北平，兩次同我談到團體有多少錢，存在甚麼地方，我都拒絕聽，戴先生還是談下去，我並沒有留意。戴先生又一再囑咐我，好好照顧遺族，都是反常的舉動。事後想來，好像他有預感，事先有個交代。」戴先生英明真非平常人所能及。

和戴先生同機殉難的金玉波，事先也有一些預兆。本來戴先生的專機，並沒有他的坐位，他想盡方法非搭不可，要張家銓向戴先生代他要求，沒有答應。張家銓給他出主意，到天津等候，找吳幼權幫忙，或者可以成功。金玉波爲甚麼非要搭戴先生的專機不可呢？他有一種天真的想法，他對張家銓說：「戴先生要我負責青幫工作，我的地位不如杜月笙和黃金榮，非借重戴先生的聲望不可。搭乘戴先生的專機到南方去，身價自然要抬高許多。」

玉波是位孝子，他的老太太已經八十多歲，雙目失明，姐姐也六十歲了。平常玉波離家，總要告訴老太太到那裏去，要去多久，打個招呼就算了。那一次離北平，却和平常不一樣，他把老太太請坐在正面沙發上，然後三跪九叩首，向老母親告別一番，才去天津。

玉波老太太住在量無大人胡同，飛機失事的第二天早晨，北平的同志們，沒有一個人知道戴先生的坐機失事。玉波的老太太坐在客廳裏，玉波的姐姐給老太太梳頭，突然老太太說：「看！玉波回來了。」

「沒有！你亂講。」玉波姐姐說，他以為老人家想兒子，在說夢話，不然，就是老糊塗了。

「是回來啦！怎麼他的臉色那麼難看？」老太太眼睛甚麼東西都看不見，居然連他兒子的臉色也看出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五二

來了。這件事上午就傳出來，許多同志知道了。等到晚上，大家得悉飛機失事的消息，玉波也在內，大家對這事情，越發覺得奇怪了。

